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目錄

皮日休二

皮日休二

襄州孔子廟學記

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恣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没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浸之所及者溥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

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其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則昌舍之則亾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何被袞而垂裳冕旒而王者哉

通元子棲賓亭記

距彭澤東十里有仙窪源奥處號曰富陽文士李中白隱焉五年冬別中白歲且翅再自淝陵之江左因訪於是至

其門駿不暇緤而目爽神王恍恍然迨若入於異境矣悤別苦外不復游一詞且樂其得也木秀於芝泉甘於飴霽峯倚空如碧毫掃粉障色正鮮溫鳴谿潨潨源内槖籥韛出琉璃液石有怪者驍然闖然若將爲人者禽有異者嘐嘐然若將天馴耶每空齋寥寥寒月方午松竹交韻其正聲雅音笙師之吹竽邠人之鼓籥不能過也況延白雲爲昇堂之侶結清風爲入室之賓其爲趣則生而未覿矣中白所尚皆古以時不合已故隱是境將至老嗚呼世有用君子之道隱者乎有則是境不足留吾中白也昔余與中

白有俱隱湘衡之志中白以時不合已果償本心余以尋求計吏不諧夙念今至是境語及名利則芒刺在背矣夫賓之來也不逾於邑謂彭澤縣邑距是十里至是者不爲易矣其延之旦不晡乎晡不夕乎則俟賓之所果不可低庳於是鉅其寢西向百步則築賓亭焉兩其室而一其廈且曰賓將病暑吾則敞其檐賓將病寒吾則奧其牖自竟是功則鱻薨之饋羃樽之費縱倍於前矣其功始於咸通二年秋八月後五年五月中白館余於是且禱其記而名之者累月讓不獲因曰古者有高隱殊逸未被爵命敬之者以

其德業號而稱之元德元晏是也夫學高行遠謂之通志深道大謂之元男子通稱謂之子謂請以通元子爲其號請以棲賓爲亭名噫知我者不謂我爲佞友矣五年五月朔日記

破山龍堂記

禮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若然者龍亦能爲風雨見怪物則其澤之在民厚矣神而祀之又宜矣常熟澤國也風雨怪物日作於民在有其地者苟祀之至民被其利祀之不至民受其禍汝南周君爲令之初

年夏且旱禜其神於破山之潭上果雨以應君曰受其賜徒禜以報不可也於是命工以土木介其象爲寶宮以蔭之著之於典以潔其祀於是風雨時怪物止水旱不爲厲民經大荒連歲以禳其神之澤乎君之祀乎凡雩者春秋之道皆書之勤民之祀也君爲其祠已乞文其事日休佳君之爲志在民故從之咸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襄陽皮日休記

郢州孟亭記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

尤介其間能不媿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溼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間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數嗚乎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以至

乎先生襄陽人也曰休襄陽人也旣慕其名亦覩其貌葢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貌於郢之亭每有觀型之志四年滎陽鄭公諴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賢者名爲趨厮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以先生姓曰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况以賢者名署於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

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徹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

三代之賞臣下以爵不以地不以器迨夫後世君弱臣強撥去古法能立一功者先伺君地焉能立一勳者先窺君器焉由是於魯有三桓於齊有田常於楚有白公是賞過有僭生焉甚者奪主從來尚矣且姬之列侯守其本封勝其主爵錫之以鈇鉞分之以鐘彝休慼其民生殺於國其責已極矣遇天下無事則行其德化奉其貢職居則待乎

巡狩行則赴於會同遇天下有事則申之以鐘鼓行之以征伐上以定王室下以正諸侯眞侯伯之職業也是常節也苟周天子有賜宜以德讓之豈當更受其地也苟讓不獲聽受之者其爵可也其器可也且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則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旣侵天子之甸猶削枝者必及乎幹剸肉者必至乎骨何者勢使之然也如晉文旣定襄王於郟鄏王勞之以地陽人不服晉侯圍之乃辱其宗祊苦其人民虐其甥舅嗚乎其亦不仁矣是晉文雖有入天子之功而有凌天子之威也當王之賜宜讓曰臣

重耳以眇眇之德處專征之任遇翟寇肆虐天王少違宗廟臣敢興下國之師殺兇臣定王室乃臣之常也不足賞也苟天王特念小伐不寘諸刑列唐叔之祚獲臣有奉爲賞厚矣苟以畿内之地爲臣之邑是上濫其賜下僣其受也雖天王之篤寵臣其若宗廟之靈百姓之心後世之罪何而晉文曾不是讓又請隧焉豈内輕衰周之凌遲外恃諸侯之强盛而爲耶殊不知周王之尚守乎典禮也且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萬里焉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且王之所賜田皆

在周甸也王明知在甸內與乎晉者是力不足制晉也如力足制晉肯以規方千里之內地與夫諸侯哉是王之語晉侯以規方千里者譏其受地也文公不悟卒而受之嗚乎文公之霸也有召君之譏請隧之僭不爲甚矣甚者在陽樊也

秦穆謚繆論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覩闕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

之民輔堯以爲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鯀鯀之不績天下之民誅禹以爲功夫如是摯之與鯀是高辛唐堯誠用之也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如是況先置者耶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足以相人國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反取公子縶之言乃先置夷吾是爲惠公公之入也背內外之賂誅本立之臣忝先父之室故生民興誦死者無報卒身獲於

秦而子殺於晉嗚乎致是也非晉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鯀用三載弗績而誅況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蠍爲社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爲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爲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爲定

漢靳丁公論

忠之爲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慄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上有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慄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

之足入乎上有間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
苟祿恡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
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
愱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姦於心機媚於聲氣不思已之
不聰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必從
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間必佞彼愛取乎厚也
必諂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諂卽苟而已矣
是疑懼貳其心者也嗚乎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愱而
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

乎去彼而就彼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亾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之仁者豈有猜悞辯說疑懼者耶有利則存不利則亾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爲當噫漢之初立未爲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上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周昌相趙論

夫剛柔之分在乎性得失之機繫乎用茍剛暴則勝柔柔久則勝剛物之常理也或用之以剛處柔以柔處剛其機

必得矣如以剛處剛以柔處柔其機必失矣周昌之性剛也呂后之性剛也漢祖以百歲後以趙王如意爲憂故輟昌相趙嗚乎漢高之意非逞志於一時納慮於一諫而相昌乎不然何其用之失也如以昌之剛足固趙國則趙之兵甲能當漢乎是不可一也如以昌之剛足固趙王則呂氏之徵王特一鄉夫之力耳不可二也如以昌之節足以存趙不過乎死死則趙王就徵耳是不可三也卒使百歲之後如意冤僇周昌憤死惜哉漢祖未崩前以周勃統南軍以昌領北軍以陳平爲謀主則呂后之令產祿之謀不

能當臨大難而不迴秉大節而不墜者也苟使握軍政執相權昌必能之其柰何悮用

非沈約齊紀論

沈約作齊紀論云太廟四時之祭各以生平所嗜饗之漢明帝夢光烈皇后明旦車駕至廟躬拂帷幄親易粉澤前史以爲美談此亦先代之舊典也日休曰薦饗之儀籩豆之數聖人之制定矣苟非通如周孔不相沿襲者謂時有之人乎無其人制之謂乎非也宜矣修其書不正而反贊之謂乎妄也又宜矣夫屈到嗜芰屈建薦之爲乎合禮曾晳

嗜羊棗曾子不食謂乎不忍一隅之國禮文不備宜哉約以方之漢明大孝過矣

正沈約評詩論

周詩曰駟騵彭彭注曰騂馬白腹曰騵議者言上周下殷沈約又云騵者蓋三家之色相勝又示周殷相代也日休曰天之命也必以二德則文王自信矣何爲不受殷禪哉詩曰文王受命作周又曰文王有明德俾其率天下之義師取一隅之凶主南面於殷其能昭昭矣然非人事不可也天時未可也豈不可謂殷之賢人尚衆箕匡紂而易政

也豈能以駟騵之色示乎代殷哉嗚乎禪代之事符於天命必不可以駟騵之色勝之也謂堯之運爲火歟則車服一當從其色則堯不當乘白馬冠黃收衣純衣也故聖人繼運以德受禪以仁如以馬之色示於代殷則吾以聖人用於左道矣或曰若然者奚著曰毛公悞箋沈約過釋

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

祜元和中作宮體詩詞曲豔發當時輕薄之流重其才合譟得譽及老大稍闚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講諷怨譎時與六義相左右此爲才之最也祜初得名乃作

樂府豔發之詞其不羈之狀往往間見凝之操履不見於史然方干學詩於凝贈之詩曰吟得新詩草裏論戲反其詞謂朴裏老也方干世所謂簡古者且能譏凝則凝之朴略椎魯從可知矣樂天方以實行求才薦凝而抑祜其在當時理其然也令狐楚以祜詩三百篇上之元稹曰雕蟲小技或奬激之恐害風教祜在元白時其譽不甚持重杜牧之刺池州祜且老矣詩益高名益重然牧之少年所爲亦近於祜爲祜恨白理亦有之余嘗謂文章之難在發源之難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於樂府雍容宛轉之

詞謂之諷諭謂之閒適既持是取大名時士翕然從之師其詞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豔麗者謂之元白體二子規規攘臂解辯而習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發源者非也可不戒哉

新城三老董公讚并序

洛陽新城三老董公說高祖爲義帝發喪在漢之取天下也三傑而已矣蕭何苦民力以給兵輸韓信殺民命以騁戰功留侯設詭策以離秦項當其時未聞以仁義說於君者而董公乃諭之以喪義帝至使天下宗漢者爲其喪義

帝也夫高祖以曹參雖有攻城野戰之功不如蕭何也信矣焉至於苦民力殺民命設詭策反不若董公之功也哉如高祖爲天子以公爲師友行其道於時其利可知矣公之道已行於漢而不覩封賞之體又當時史氏無一字以襃者因爲讚以旌之

項氏狂攘賊我懐王天命未的孰存與亾皤皤董公一言漢昌一人弑君天下皆傷一人哭君天下皆喪項由是弱漢由是强扶義而征可至軒黄唱仁而戰可至武湯用於天道折彼雄鋭繄公之道與漢而光

易商君列傳讚并序

商君者用於孝公制其法而秦給御其謀而魏敗封邑未居轘刑以及嗚乎商君之匡秦雖不必盡是然亦至矣太史貶之過實非以欺公子卬刑公孫虔拒杜摯之說者乎然有一事亦足救斯非也余悲商君忠而受刑因重述其行事以讚曰

商君之於孝公也一二見孝公不悟其說非皇王之道行之難不及其身者乎斯公之罪也在商君有心於是道不亦多乎嘗商君一二說孝公行之商君必爲阿衡矣嗚乎

卒以苛令特用自蒙於僇悲夫

六箴并序

皮子嘗謂心爲巳帝耳目爲輔相四支爲諸侯巳帝苟不德則輔相叛諸侯亂古之人失天下喪家國者艮由是也帝身且不德能帝天下乎能主家國乎因爲心口耳目手足箴書之於紳安不忘危慎不忘節窮不忘操貴不忘道行古人之事有如符節者其在六箴乎

心箴

大化之精孕之曰人大純之靈形之曰心心由是君身由

是臣中既齟齬外乃紛綸耳厭聞義目惡覩仁手持亂柄足踐禍門舜爲天子舜不得尊其不尊者與心爲臣紂爲天子紂乃得尊其得尊者與心爲君天子之外復有尊者乃舜之心將舜之身天子之外復有卑者乃紂之心將紂之身危乎惕哉臣之諫君輔相不明諸侯不賓君爲穢壤臣爲賊塵未及於斯良可自勸嗚乎吾君無忽茲文

口箴

古銘金人謂無多言忽有所發不可不論既有所論復謂多言中庸之士由茲保身吾謂斯銘未足以珍出爲忠臣

言則及君入爲孝子言則及親非君與親則宜默云謗訕之言出如斧淪一息之波流於無垠猜毀之言出如鈎天鈎天之樂聞於無聞佞媚之言出如絲棼一入於人治亂不分間諜之言出如鷹鸇鷹鸇之迅一舉凌天無嗜於酒酒能亂國無嗜於味味能敗德以道爲飲以文爲食成我之名緊乃勉力

耳箴

聽於無聽默默元性聞於無聞洋洋化源勿恃已善不服人仁勿矜已藝不敬人文勿耽鄭聲其亂乃神勿信美談

其殛乃身聽悞多害聽妄多敗近賢則聰近愚則聵堯居九重聽在民耳故得大舜授彼神器勿聽他富熒惑乃志勿聞他貴隳壞乃義慎正今非慎明古是捨是何適古樂而已

目箴

媿爾瞭然爲吾所視高覩古人有如鄰里勿分秋毫分於邦里勿視邦祿視於人紀惟書有色豔於西子惟文有華秀於百卉見彼之倨污甚塗炭見彼之賢緜甚葛藟勿顧厲階紊吾大志勿視怨府損吾高義入吾明者何人而已

古之忠臣古之孝子上立大業中光信史苟不善是蚯蝝之類

手箴

惟爾之指屈伸由已勿執亂權勿樹賊子勿秉非道勿持非理勿擠孤危勿援姦宄慎握吾操俾直於矢慎杖我心俾平如砥翦惡如草颺姦如粃爲而不矜作而不恃智如公倕勿爲小巧機如偃師勿爲奇伎身高道端毫直國史敬之戒之俟爲天吏

足箴

惟爾跰跰爲吾所先居必擇地行必依賢勿踐亂階勿履利門勿蹈怨府勿躡禍源鳳凰乃禽不棲凡木騶虞乃獸不踐生物唯爾棲踐保茲無忽

動箴

動生於欲行生於爲欲則不妄爲則不疑吾道未喪於何不之勿生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往無市怨去無取嗔迹無顯露名勿求知聲無取猜譽無致疑坦道如砥履過蓁藜四海如家去劇縶維日愼一日言茲在茲

靜箴

寘寘默默惟道之域處不違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衣冠失則不慢皂隸語言成隙深山雖樂豺狼爾極深林雖安虺蜴爾螫居不必野唯性之寂止不必廣惟心之適勿傲乎名要乎聘帛勿矯乎節取乎祿食躬雖已安若敵鋒鏑味雖以甘若含冰蘗成吾高風惟靜之力

酒箴并序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舩艑載醇酎一甒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

醉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爲聖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醉民將天地至廣不能容醉士醉民哉又何必廁絲竹之筵粉黛之坐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醉民之稱訶皮子曰子耽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於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爲淫溺化下爲酗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諭之以誥訓然尚有上爲淫溺所化化爲亾國下爲酗禍所化化爲殺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路酆舒有五罪其一嗜酒爲晉所殺慶封易內而耽飲則國朝遷鄭伯有窟室而耽飲終奔於駟氏

之甲樂高嗜酒而信內卒敗於陳鮑氏衛侯飲於籍圃卒爲大夫所惡嗚乎吾不賢者性實嗜酒尚懼爲鄽舒之僇過此吾不爲也又焉能俾喧爲靜乎俾靜爲喧乎不爲靜中淫溺乎不爲酗禍之波乎既淫溺酗禍作於心得不爲慶封乎鄭伯有乎欒高乎衛侯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符箴曰

酒之所樂樂其全眞寧能我醉不醉於人

食箴 并序

皮子少且賤至於食自甘粢糲而已未嘗食於鄉里食於

親戚食於州鄙有鄧邑大夫嚮皮子之名會未相贄具厚羞以賓之皮子辭大夫訂之曰子自甘粢糲則可矣於鄉里親戚州鄙何有皮子曰一杯之食至鮮矣苟專其味必不能自抑既不能自抑日須豐其羞既日須豐其羞則貧也不能無不足因是妄求苟欲之心生窮貪極嗜之名生且大夫不見前世之味禍乎故羊斟不及華元受其謀黿羹不均子家肆其禍熊蹯不熟殺宰夫而趙盾弑雙雞易鶩饋子雅而慶舍死嗚乎吾不仁者乎誠賴其用所欲不可求所嗜不可得方自甘粢糲而已使我生於鐘鼎之家

膏粱之門日縱巽嗜年成奇欲未必不爲御者之犇華元也子家之伐靈公也晉覊之殺宰夫也盧蒲癸之殺慶舍也此猶之禽獸欲爭食而死者矣故食於天子者則死其天下食於諸侯者則死其國食於大夫者則死其邑食於士者則死其家又焉能以鄉里親戚州鄙爲讓乎大夫曰善自惟食之性不能自節亦猶酒之性也復箴以自符箴曰

寧能我食不食於人復食於人是食其身

藍田關銘 并序

六年皮子副諸侯貢士之薦入京程至藍田關覩山形關勢迴抱於天秀欲染睥危將驚魄噫將造物者心是而加力耶不然者何壯觀若斯之盛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信矣哉若爲天下之樞機萬世之閫閾者非玆關而莫守也因陳其規是爲藍田關銘曰

天輔唐業地造唐關千巖作鏁萬嶂爲拴難圖其形莫壯其秀雙扉未開天地如斗軋然晝啓人流如濟似畫秦圖鋪於馬底嶮不可侵惟王之心矧夫玆關獨可規臨

隋鼎銘

隋氏有鼎其器非古以詐爲金以賊爲鑄以虐火煎四海以毒氣蒸九土天假唐力扛之仁地以澤撲虐火以德銷毒氣旣折其足又翳其耳噫戲聖王無畜玆器

汴河銘

夫垂後以德者當時逸而後時美垂後以功者當時勞而後時利若然者守道之主惟恐德不美後時逸於已民也夸力之主惟恐功不及當時勞於已民也故天下事不逸不足守不勞不可去致其利害生於賢愚之主自古然耶則隋之疏淇汴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

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爲利也博哉不勞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尚恐國家有淇汴太行之役因獻纖誠是爲汴河銘

汴河瀰瀰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淮泗晝泣疲民夜哭溺鬼似豬流川如松貫地龍舟未故江都已弑陳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嗚乎聖王守舊而已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九十八目錄

皮日休三

九諷系述 幷序

悼賈 幷序

反招魂 幷序

十原系述

爾耳不聾如向來之所陳奚不禍於其躬仁者必有厄義
者必有窮見仁義而勿癘遇姦佞而肆凶非惟去乎物患
抑亦代乎天功癘乎癘乎苟依吾言若是吾將達爾於帝
聰

鹿門隱書六十篇 并序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遊不遊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
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夫
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

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

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歧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延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名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愛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毋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蛇豕民爲淫蜮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啟畜乘龍周穆讌瑤池神

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然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袵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禨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其道也豈多歧哉

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

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於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爲取反取爲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而仁殷周取而得也得而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信者皆奪而得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

便毒於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茍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猰貐尚猶類人況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爲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跡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爲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以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埶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兕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爲名與勢苟刑

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速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内虎兕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取禍則終身所爲必之驅儈焉君子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不爲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潔者不覩其窮覩其富也愼者不覩其危覩其勢也茍當窮能潔當危能愼戒也非眞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已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已爲天下累故人憂之

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至夫國有弱君室有邑婦有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其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不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裨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裨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裨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裨之噫裨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裨於祥瑞也蛟龍裨於潤澤也昆蟲裨於地氣也雲物裨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紂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裨於祿食也況能裨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

舟之有柂猶人之有道也柂不安也舟之行匪柂不進是

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柂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柂於項項遺柂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

伯夷不仕非君弗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孰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

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何仕非君何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爲也夫蚍蜉豈遇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溷吾去溷而取辨者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可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爲心乎爲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乎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

噫古之奢者僭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

辱不學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

勇多於仁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恥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姦罔期而姦罔自至賢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

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姦罔之喪已賢豎非遭極禍不

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豈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爲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爲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

敎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皐亦人耳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呼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法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

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

周公爲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覲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人

斯禮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紲己之雠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爲廉

因人不樂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

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

毁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愿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交人利薄而友道退

明君善全臣者不抑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吾善治苑囿我善治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之所謂賊民今之所謂賊臣

蚜蚄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 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

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修人不正不見此之謂四正

鵷鸞不見君子慕焉鸒鳩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鵷鸞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不為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為矣

或曰將處乎世如何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尊則可矣曰何以言之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友居未

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詘也自尊其已孩孺不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媟儺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

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旊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旊噫吾之道猶弓箕陶旊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宏羊孔僅乎衞青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桑孔不過乎賈豎衞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古之酗醬也爲酒今之酗醬也爲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意錢格簺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郜孝議上篇

有天地來言乎孝者大曰舜小曰參舜承順父母之道無不爲也雖俾食於褻器寢於廁竇猶將順之況夫修廩浚井哉然猶避乎大杖也雖嘗以小杖爲順則舜修廩可也浚井可也設死於大杖誰養瞽叟哉參承順父母之道無不至也鋤瓜傷根曾晳杖之幾至於死是以仲尼不以爲孝也何哉有參則晳安無參則晳孤參順鋤瓜之罪設死於杖誰養夫晳哉夫以二孝之不受重責恐夫糜骨節隳肢體有辱於先人也豈有操其刃剸已肉以爲孝哉夫人

之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剸己之肉由父母之肉也言一不順色一不怡情尚以爲不孝況剸父母之肉哉故樂正子春喪足不下堂漢景不吮孝文之癰二賢卒成大孝猶傷足不下堂吮癰有難色何者傷己之足傷父母之足也吮父母之癰吮己之癰也傷之者不敬吮之者過媟是以聖賢不爲也今之愚民謂己肉可以愈父母之病必剸而飼之大者邀縣官之賞小者市鄉黨之譽訛風習習扇成厥俗通儒不以言執政不以禁昔墨氏摩頂至踵斷指存脛謂之兼愛今之愚民如是其兼愛耶設使虞舜糜骨節會

參臠肢體樂正子春傷足不愛漢景吮癰無難今之有是者吾猶以爲不可況無是理哉或執事者嚴令以禁之則天下之民保其身皆父母之身也欲民爲不孝也難矣哉

鄙孝議下篇

人之心也仁者孝有餘兇者暴不足故聖人之制禮非所以懲其不足抑亦戒其有餘由是節之以哀戚定之以封域制之以斬衰仁者之喪滿其哀也不足於心而不能有餘於禮兇者之喪滿其怠也有餘於心而不能不足於禮此由民之心必有嗜欲必知饑渴自開闢而至於今未能

改也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又孔子既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矣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以其三言之自以非禮不聞也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以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也古不修墓聖人之格言也以朝祥而暮歌聖人尚不笑之以經雨而防墓崩聖人尚泣而修之況廬之於其側朝夕而哭哉故合葬於防孔子先反者尚修虞事也今

之愚民既合不掩謂乎不忍也既掩不虞謂乎廬墓也傷者必過毀甚者必越禮上者要天子之旌表次者受諸侯之褒賞自漢魏以降厥風逾甚愚民蚩蚩過毀者謂得儀越禮者謂大孝姦者憑之以避征徭僞者扇之以收名譽所在之州郿龔石戩然問所從來曰有至孝也廬墓三年孝感至瑞郡守聞於天子天子爲之旌表焉嗚呼夫古之廬墓至畜妻子於宅兆之前其波流獘至今褻慢焉有守正者雖大孝不錄爲非者雖小道必旌則聖人之制後何法焉或曰子貢居於夫子墓側六年乃去非廬墓之自耶

曰子貢之罪大矣口受聖人之言身違聖人之禮噫甚矣
夫子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
年又曰師吾哭諸寢是師之喪也心喪止於三年哭泣至
於寢室未有倍其年而哭於墓者斯子貢之罪也今執事
者見愚民之有是者宜責而不貴鄙而不旌則民必依禮
而行矣苟若是則驕敎之風息毀制之道塗傳曰辛有適
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今之有是被髮而哭於野者幾
何不爲戎之於宅兆乎有心於是道者得斯說而存之禁
之可也令之可也

內辨

日休自布衣受九江之薦與計偕寓止永崇里居浹旬有來候者曰子幾退於有司幾孰於執事其譽與名煜煜於京師矣致是也者孰自曰偶與計偕者曾未識咸陽城闕所贄者未及卿相之門所趨者未入勢利之地其譽與名反不知其自矣曰聞子受今小司徒河東公知素矣公嘗時之望溟渤於文場嵩華於朝右子之上第不足憑他門曰公之爲前達接後進今之中古人也愚欲自知其道于之以其文以名臣之威紬賤士之禮其爲知大矣所謂干

之以其道知之亦以其道遇其人則宣之於口不遇其人則貯之於心非佞傳媢說者也或者不懌而退居一日又有來者曰喋喋之人謂子賴其知欲一舉於有司信哉曰於戲聖天子之世文教如膏雨儒風如扶揺草茅之士得以達市井之子可以進名場大闢豁若廣路千百人各負累能時執事各立用譬如日休之才處於場中若放鯤鮞於東溟逐鼉䶄於五嶽以小入大以微混衆其汨汨沒沒昭然可知矣豈能一舉於有司哉或練窮物態曉盡時機一二十舉於有司倘處之下列行其道也上可以布大知

下可以存祿利而已矣曰若能者謗歟子宜默處梁上第防其萌曰大聖者不過周孔然猶管蔡謗然前叔孫毀於後何由處世而然亦猶登高者必望臨深者必窺矣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夫四國且亂況一士哉雖然敢不防其萌嗚呼防而免者人歟防而不免者天歟

題後魏書釋老志

魏收爲後魏書大夸西域氏之敎以爲漢獲休屠王金人乃釋氏之漸也秦始皇聚天下兵鑄金人十二於咸陽漢復置之豈可復爲釋氏哉夫仲尼修春秋君有僭王號者

皆削爵爲子況戎狄之道不能少抑其說耶孟子曰能以言拒楊墨者遠矣不能以言抑者收也亦聖徒之罪人矣謂史必直歟則春秋爲賢者諱之爲尊者諱之筆削與奪在手則收之爲是媚於僞齊之君耶不然何不經之如是

九諷系述 并序

在昔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爲九歌辨窮愁而爲九章是後詞人摭而爲之皆所以嗜其麗辭擅其逸藻者也至若宋玉之九辨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歎王逸之九思其爲清怨素豔幽抉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毛

羽也然自屈原以降繼而作者皆相去數百祀足知其文難述其詞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擇難易皆出於毫端者乃大作者也楊雄之文某軻乎而有廣騷也梁竦之詞班馬乎而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爲離騷之兩派也昔者聖賢不偶命必著書以見志况斯文之怨抑歟噫吾之道不爲不明吾之命未爲不偶而見志於斯文者吾懼來世任臣之君因謗而去賢持祿之士以猜而遠德故復嗣數賢之作以九爲數命之曰九諷焉嗚乎百世之下復有修離騷章句者乎則吾之文未過

不爲乎廣騷悼騷也

正俗

粤句亶之薄俗兮其風狡而且苦吾欲以直道揠其邪心兮皆逞容而莫顧前誨行兮後止高諭仰兮下俯咸謂吾之儇爲愚兮並以吾之猥爲傴羌靈修之乃吾知兮先職我而爲輔奈其臣之狺狺兮乃不知吾之所撫吾欲以明喆之性辨君臣之分兮定文物之數吾欲以正訐之道兮進忠賢而退奸豎吾欲以醇醲之化兮反當今而爲往古吾欲以忖度之志兮定觚圓而反規矩僉儓覈之在位兮

若梟羊之當路內灼怛以如傳兮復何知其所愬乃指天而鬱悠兮將天奪乎國之祐永惄惄以何言兮將求知於吾祖

遇謗

有肪兮墨而謂之不絜有泉兮壅而謂之不決有涯兮轥而謂之不芳有軸兮鍥而謂之不轍聲咺唏以無音兮氣鬱悒而空噎既惄惄以憎懼兮又謾謾而不訣誣彭祖以爲孺兮譎殤子以爲耋夥衆人之難信兮撏夸者之不悅佞爲贅兮何去姦爲麗兮莫剞譆爲轡兮莫御謗爲玉兮

何切毳既膿而必烹兮木方夌兮必折心轞轞以似車兮
思綿綿而如瓞手欲動兮似拳足將行兮如緛既不辨於
顏跖兮遂一貫於堯桀吾哀生之不逢兮奚至死而惙惙
念帝座之不曭兮胡交光於卷舌既何路以自辨兮遂沒
齒而癆刺

見逐

靳尚之言兮美於嫗子蘭之氣兮醲於酲既怒聮以相向
兮遂褰足而南征面悁悁以奚邑兮心憷憷而何情耳方
聰兮忽聧目正視兮忽盲日當午兮便昃天方晝兮不明

欲泣兮有血將啼兮失聲望靈修兮似失出國門兮若驚軔識怨兮欲緩駟知愁兮復鳴旣倘佯兮夏水復眷戀兮南荆嗟予夙秉於大訓兮涵漬骨之忠貞旣買者之莫余容兮向重蒼而自盟旣惏仁以憑義兮遂瓠信而槻誠將眞宰之不仁兮胡爲役余以此生彼鷽斯之蟊賊兮固不能容乎鴟鶚彼茨菉之叢穢兮固不能讓乎杜蘅已矣乎國無人兮莫我函將訴帝於玉京

悲遊

荷爲裯兮芰爲襬荃爲襦兮薜爲褘弭吾棹兮澧之浦駐

吾檝兮湘之湄悲莫悲兮新去國怨莫怨兮新相思幽篁蕭兮靜晩清漪澹兮去遲湘君欲出兮風水急帝子不來兮烟雨微芷既老兮白葯日將暮兮紅蔞朝浮乎鷁號夕叫乎鸐雌灦漾漾兮不止瀇悠悠兮何之日出沒兮北渚雲依稀兮九疑既無人以辨余兮又何心而怨咨退不解其忙慄兮進不知其忸怩寒蜩怨而無聲兮古木淒其寡枝嗟吾魄之不返兮千秋萬歲湘中馳

憫邪

慨天道之不明兮何獨生此大佞若猰貐之能冠兮當一

國而持柄見亂臣之反詐兮信其主以不競轍已覆而又遵兮佗將翻而不整不思心腹之疾兮又玩膏肓之病竟客死於咸陽兮終不作毒王之幸既養虎以遺患兮遂倒銔而授柄將諛臣之肆禍兮豈上天之付命粤吾大以爲不可兮彼以災而爲慶倘靈修之魄有知兮刷吾恥於下瞑

端憂

有一美人兮端憂于嗇萬愁兮曾不得以少休腸結多以萛迴兮淚啼劇而不流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公子不來

兮清湘滿眸汀邊月色兮曉將曉浦上蘆花兮秋復秋天泬寥以似淬兮峯巉崒以如抽簀篬颯兮雨岸杜若死兮霜洲遺余程兮灃之側整余陌兮湘之幽望女嬃兮稱歸夢懷宋玉兮荊門愁欲向天以號咷兮寸晷不可以少留又不知吾魂之所處兮永寂寞以悠悠

紀祀

山之巔兮水之涘桂爲祠兮蘭爲位執玉桴兮扣雷鼓奠金盧兮滴浮蟻薦瓊芳兮望暮雲獻椒醑兮拜寒水祝肸蠁以怪談兮巫妖冶而魋醉波閃倏兮湘君竹蕭疏兮帝

子日將暮兮河伯秋正深兮山鬼神之化兮何方人之鄭兮至此胡不化其耶而爲正兮胡不返其戾而爲義胡不轉其亡而爲興兮胡不易其亂而爲治但血食於下國兮曾不少裨於有位吾將乘青螭而駕白虬兮將謁帝而訴神之累謂天弧發鏃兮天棓行箠神速悔尤兮俾吾霧修而易知

捨慕

粤吾秉志兮潔於瑾瑜芬其德而芳其道兮榮於蘼蕪將興國以見罪兮擬佐王而蒙辜彼羣小之茸茸兮如慕匙

之螯蜉以大鵬爲爵兮以康瓠爲甗以哀衣爲襟兮以黎
邱爲墟以鄭姬爲醜兮以子產爲愚以鮑焦爲貪兮以孔
聖爲誣吾將奮鱗於大空兮奚獨慕此江湖吾將發榮於
蟠桃兮奚獨守此蒿蔞吾將蕩其魄兮驂風軔與軋車謁
帝於冥冥之天兮秉其生殺之樞將飄飄以高逝兮亦何
必懷此姦邪之故都

潔死

堯死兮舜滅禹殄兮湯絕似玉兮將沈如金兮永沒行以
仁兮止以義生以貞兮死以潔念余曾不足以蹈聖閫兮

亦慕茲而自悅湘浦兮烟深沅江兮風切顧影兮白憐撫躬兮永訣鬼慘兮天愁雨泣兮泉咽竟汨沒以胥淪兮永幽憂而怫鬱湘之山兮未盡湘之流兮不竭千秋兮愁雲萬古兮明月靈均之冤兮孰能銷其氣靈均之愁兮孰能釋其結來者之自鑒兮無致位於牙孽

悼賈 并序

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學大矣哉眞命世王佐之才也自漢氏革嬴高祖得於矢石不暇延儒生及爲天子制缺度弛處華而夷是時獨有叔孫生能定朝儀其制未

悉唯生草其書欲以制屈諸侯推定正朔調革輿服通流貨幣天不佑漢絳灌興謗竟枉其道出傅湘沅生自以不得志哀屈平之放逐及渡沅湘沈文以弔之故其辭曰嗚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余釋生之意矣當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荆則有齊趙秦魏矣何不捨荆而相他國乎余謂平雖遭靳尚子蘭之讒不忍捨同姓之邦爲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見棄又甚於平當漢時捨乎帝則爲諸侯矣如適諸侯則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捨諸侯則胡越矣則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切

其憤深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余悲生哀乎之見棄又生不能自用其道嗚乎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苟不在一時而在百世之後者乎其生之哀乎歟余之悲生歟吾之道也廢與用幸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後得其文而存之者復何人也咸通癸未中南浮至沅湘復沈文以悼之其辭曰

粤炎緒之嫣綿兮其國度之未彰天錫生以命理兮冀其道之益光偉吳公之知賢兮道其名於文皇既韔斂以名之兮遂位之於上庠愍耋儒之惷愚兮對天問之不臧既

羣愚之讒佞兮馳其譽之煌煌嗟大漢之丕緒兮蚪其賢於汙瀆上下溷而不分兮議制削於驕王殺僇棼而不制兮斷捽胡其冠攘芜虜坌以侵華兮會不能以抑強餌其嗜之延延兮實三代之計良念五德之更承兮論禮結而不綱乃秉臆以興說兮數用五而色尚黃又諸侯以開國兮輸其租於咸陽曾不得以撫民兮俾其君兮可忘請紆緺以乘印兮各馳化於所疆上既悅而欲大用兮遭絳灌於東陽道旣擯兮何明乃出傅於沅湘停沅波之滃溢兮或漾棹以夷猶望靈均之沒所兮顧其心之怊怊臨汨羅

之浩漾兮想懷沙之幽憂森槮離以蓊鬱兮時豜狘以相號霧雨暗乎北渚蝺蜅毒乎芳洲景黯沮以不明兮若夫悼乎離騷香依依兮杜若韻淒淒兮蘩蒡山隱隱以掃空兮烟微微而淡秋嗟吾不知所感兮淚懭恨以橫流當抱憤於渺藩兮曾無足以少休既葵薊以傷思兮又鵂鶹以動愁嗚呼哀哉世既不平領吾道以爲非兮吾復何依蘋蘭憔悴兮稂莠繁滋麟鳳匿迹兮梟獍騰威哲匠罷斧兮拙者搆之離婁閉目兮瞽者揚眉子都蒙袂兮敦洽騁姿嗚呼哀哉亦先生之尤也眙其世之不可兮何不解而去

位又垂萬世之名兮取捨在此奚自謗於童穀兮乃惘然而爲累蓋伊尹三就五就之心兮冀其民之可治奈惛惛以不悟兮又被之以非譏幸一人之再覺兮荅受蹙之奥義既舜王以墮駕兮乃寃慟而已矣訊曰君不明矣莫我知幽都寂兮和㴭歸文懸日月兮俟後聖用之大故忽兮其何足悲

反招魂 并序

屈原作大招魂或曰景差作疑不能明宋玉作招魂皮子以爲忠故不如守介而死奚招魂爲故作反招魂一篇以辨之詞曰

承溟涬之命兮付余才而輔君君旣不得乎志兮余飄飄而播遷余將蕩大空而就滅兮君又招余俾復身余詣帝以請訣兮帝俾巫陽以筮云巫陽語余以不可歸兮故作詞以招君乃下招曰君兮歸來故都愼不可留些其君雄虺兮其民封狐些食民之肝鬲以爲其肉兮摘民之髮膚以爲其衣些朝刀鋸而暮鼎鑊兮上曖昧而下墨眉呆癡些君兮歸來故都愼不可留些余昔爲比干之魂兮干僇而余去些未聞于貪生以自招兮余竟潔其所處些君兮歸來故都愼不可留些余昔爲伍胥之魂兮胥僇而余逝

些未聞胥貪位以惜生兮孰屬鏤而不滯些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余昔爲宏演之魂兮演自殘而余行些未聞演惜命以不死兮俾其義而益明些君兮歸來故都慎不可留些帝命余以輔君兮亦以君之忠介自今以忠而見聞兮尚盤桓而有待些將自富貴而入羈旅兮其志乃悔些將戀骨肉而惜家族兮何不自裁些梟食母而獍食父兮見禽獸之爲生些苟凶殘者眉壽兮實梟獍而同名些君乎慎勿懷故都之戀歸來乎余爲君存千古忠烈之榮名些

十原系述

夫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窮大聖之始性根古人之終義其在十原乎嗚呼誰能窮理盡性通幽洞微為吾補三墳之逸篇修五典之墮策重為聖人之一經者哉否則吾於文尚有歉然者乎

原化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孔周其質也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也至於東漢西域之教始流中夏其民也舉族生敬盡

財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妻蚩蚩嚚嚚慕其風蹈其閫者若百川蕩滉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之化者不曰化民乎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比戶以爲嗤豈聖人之化不及於西域氏耶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則存乎言其教則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教者卽戾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岳其基溟其源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爲士則孰有孟子哉千世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詬之於

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茍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爲孟子矣譬如天下之民皆桀之民也茍有一堯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者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禦衆握亂以治天下其賢尚爾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不曰難哉

原寶

或問或者曰物至貴者曰金玉焉人至急者曰粟帛焉夫一民之飢須粟以飽之一民之寒須帛以暖之未聞黃金能療飢白玉能免寒也民不反是貴而貴金玉也何哉曰

金玉者古聖王之所貴也其在舜典則曰修五玉也其在
春秋則曰諸侯貢金九牧禹所以鑄鼎象物玉所以飾禮
金所以備貢以斯爲貴貴不多乎曰舜取五玉以備禮禹
鑄九金以爲鼎由言其禮不爲諸侯乎不爲人民乎苟無
粟無帛是無諸侯與人民也則五玉九金豈徒貴哉如舜
不修五玉禹不鑄九金三代之祭祀不以玉貨賄不以金
矣由是言之金玉者王者之用也苟爲政者下其令曰金
玉不藏於民家如有藏者以盜法法之民不藏矣法既若
是民必貴粟帛棄金玉雖欲男不耕而女不織豈可得哉

或曰然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檟肌榜骨傷愛毀性以爲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亡其身者也不能得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之佞臣愛人之貴過乎其親必捨而事之公子開方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徇之易牙是也自兹以降爲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先殺己子矣王莽殺子宇是也噫教尚不可況其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

則周公誅管蔡石碏殺石厚叔向僇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親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碏不殺則他人殺之叔向不僇則他人僇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已刑則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

原已

能以心求道者不曰已乎能以心爲天子爲諸侯爲賢聖者不曰已乎是已之重不獨重於人抑亦重於道也嘗試論之能辱已者必能辱於人能輕已者必能輕於人能苦

己者必能苦於人爲孔顔者非他實乎己者也爲盜跖者非他殘乎己者也故古之士有不出戸庭名重於嵩衡道廣於溟海者敬於己而已矣或曰所謂敬己者不曰不能害己者乎如豎貂自宮能敬己乎鮑莊刖足能敬己乎曰均是敬也均是害也其媚與直不同也所謂敬於己者以道也害於己者亦以道也或曰聖人汲汲於民至若堯如腊舜如腒其勞至矣於己安乎曰勞者勞於心也勞一心而安天下若禹者股無胈脛無毛其勞亦至矣勞者勞於身也勞一身而安萬世者也古者有殺身以成仁者況勞

者歟嗚乎吾觀於今之世諂顏媮笑辱身卑己汲汲於進如豎貂者幾希

原奕

問奕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作爲是信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奕之爲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兵甲而犇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僞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

亡不爭則失不僞則亂是奕之必然也雖奕秋斿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之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纖謀小智以著其術用爭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服以堯之仁苗之慢堯兵而熸之由羅人殺鵂鶹斅人烹鯤鯑者矣堯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後有苗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以害詐之心爭僞之智用於戰法敎其子以伐國哉則奕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害詐爭僞之道當從橫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豈曰堯哉

原用

堯爲諸侯非求爲天子也摯之民用之舜爲鯀民非求爲天子也堯之民用之或曰摯善亦堯乎曰亦堯而已矣曰摯與堯其民俱捨之則善惡奚分耶曰摯固不仁矣堯固仁矣堯仁如是民尚慕舜況有君惡於摯君道不如堯焉得民用哉故曰聖人不求用而民用之求用而聖人不用之曰若是則孔子奚不用魯曰用之則魯化不用之天下奚化

原謗

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未有美於味而民不知者便於用而民不由者厚於生而民不求者然而暑雨亦怨之祁寒亦怨之己不善而禍及亦怨之己不儉而貧及亦怨之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天尚如此況於君乎況於鬼神乎是其怨訾恨讟蓰倍於天矣有帝天下君一國者可不慎歟故堯有不慈之毀舜有不孝之謗殊不知堯慈被天下而不在於子舜孝及萬世乃不在於父嗚乎堯舜大聖也民且謗之後之王天下有不為堯舜之行者則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為甚矣

原刑

或曰丹朱爲諸侯舜爲天子丹朱有過舜誅之乎商均爲諸侯禹爲天子商均有過禹誅之乎曰不也朱均之爲國必有舜禹之吏翼而治之何容朱均得暴其民也哉苟有過必諭之諭而不可奪其政如誅之者去堯舜之嗣也焉有爲人臣而去其君嗣哉或曰法家嚴而少恩周官有八議漢法有三章微八議也雖然人可免以三章而親賢必刑何哉曰聖賢在世不能無過以輕重議之耳如以謗刑刑之雖周孔其可免諸

原兵

管子說蚩尤割廬山之金以鑄五兵說者或云蚩尤古天子則炎黃繼命其間無蚩尤之運也案史記云蚩尤與其大夫作亂如此爲庶人之暴者且庶人不當有大夫日休以爲蚩尤乃黃帝之諸侯蓋其爲人暴黃帝征而滅之如此爲庶人一夫之暴不足當天子用兵也又明矣嗚呼昭然之理前賢惛之況大聖之深旨哉

原祭

說者以蚩尤爲五兵每有師祭當祭蚩尤譆厥亂甚矣皮

子直以蚩尤爲黄帝逆亂之臣五兵直作於炎帝固始苟自蚩尤始以其亂逆且不當祀況果不自蚩尤蚩尤不道黄帝滅之又不當以不道充祀軒轅五帝之首能以武定亂以德被後今之師祭宜以軒轅爲主炎帝配之於義爲允